

小时候，总感觉肚里唠寡寡的，因为好久没吃过猪肉了，又不敢向父亲说，否则父亲又要怪母亲喂养的两头猪那么久了还那么小。

我每天都要到猪圈边去看那两头猪，看它们又长了没有，好想母亲做的蒜苗回锅肉的香味，更喜欢啃骨头吸骨油的感觉。我每天早早起床，背起背篋去割猪草，想方设法把背篋弄满才回家，有时还对生产队的庄稼下手，好多次上学迟被罚站教室后面。

终于，圈里的一头猪明显比另一头大多了，我对父亲说可以卖肥猪了。父亲笑笑说：“再长大点，等几天吧！”

这一等就等了一个多月。一天晚饭时，母亲对全家说：“可以卖肥猪了！”我高兴极了。“再喂几天，等猪再长点。”父亲的话浇了我一头冰水。怎么还要等几天呢？这一等，又是10多天。

终于等到卖肥猪的日子。卖肥猪是一件大事，父亲、幺爸、二哥将猪捆上鸡公车，准备推到公社食品站去卖。我想跟着去卖肥猪，给父亲说了我的想法。

父亲一口拒绝：“你要读书，不能去。”我理直气壮地说：字我写得起了，加减乘除我学过了，今天是劳动课、体育课、美术课，不去也没关系。”

大家听我说得有“理”，都没反对。我暗自窃喜，今天其实还有主课语文和算术。

收购肥猪的是个大汉，就像二哥给我讲的故事中的张飞，据说张飞就是杀猪的。大汉扫视了一眼我们的猪儿，厉声厉气地说：“这猪不够标准，再喂一个月来卖，赶到边上上去！”

一路上面带笑容、说话很少的幺爸，立即收起笑脸凑上前，递给大汉一支金河烟说：“张主任，请帮个忙吧，我们家等着急用……”

金河香烟一角三分钱一包，幺爸是生产队干部，虽然不常吸烟，口袋里总是揣着。大汉真姓张呢，他似乎吃人家嘴软，叨着香烟，又走到猪儿旁边左瞅瞅右看看，说：“没办法收你的猪儿啊，重量不够！”

幺爸又递上一支香烟，凑在大汉耳边不知说了些什么，大汉一挥手，二哥将猪儿赶进秤框。好了，我想，还是当干部的幺爸厉害。

“看吧，我说不够秤就是不够，差了4斤多，再喂一个星期。”大汉笑着，喊下一个卖猪的人赶猪过秤。

4个人霎时没了笑容，父亲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猪都快喂一年了，咋个不够秤嘛！”唉，今天我旷课算是白旷了。

幺爸无精打采地推着猪往家走，一会换二哥推。车推到韦家河心一个土坡时，只听幺爸大喝一声不好，车子径直滚下土坡，朝水沟里冲去。

父亲和二哥居然见死不救，不采取措施，我人小拔拉不住车子，只得干喊：“救猪，救猪！”猪被淹死了，我忍不住流下眼泪。

我们将淹死的猪推回家，二哥拿出菜刀抹向猪儿的脖子，赶紧放血。二哥手法不利索，刀刃战战兢兢地刺向猪儿，猪儿突然噉地惊叫，幺爸赶紧将猪嘴按着，不让它出声：“死都死了，还敢装叫！老二，使劲！”二哥说：“淹都淹死了还叫，咋尸么？”

幺爸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：“有人问起，就说猪儿是淹死的。”我明白，猪儿其实没被淹死。第二天，是幺爸结婚的前夜，我终于吃上了期盼已久的回锅肉。

10多年后，我结婚时，家里又要卖肥猪。幺爸说：“我结婚的时候，没得钱割肉，只得把猪淹死。”我说：“那是你们不小心，车子下坡摔到沟里，猪儿淹死的嘛！”

幺爸笑了：“那时我就要结婚办宴席，没卖脱肥猪，就没钱没肉票买肉。没猪肉咋办？只得不小心让猪儿淹死啊！”

“为啥不直接杀猪呢，淹死才杀？”“那时私自宰杀毛猪，是犯法的啊！”

城隍庙的剃头匠

讲述人：张有树（青白江）

我考上金堂中学去报到的那天，是1949年3月1日。

那边天晴，我穿上我妈前天给我洗净的没有补疤的衣裳上了路，我家离县城有10多里路。

报到后，老师说，今明两天学校没事，后天正式开课。走出校门，离中午还早，天快热了，找个理发店把头发剪短一些。听人说，城隍庙有一个剃头匠，手艺不错，收费便宜。

学校离城隍庙不到一条街，很快就到了。我从城隍庙正门进去，见到侧门进来一个挑着剃头担子的中年男子，我想，这就是人们说的那个剃头匠吧。

走到他身旁，他正从挑担里拿出理发用具，摆在侧门左边拐角一块不到10平方米的地方。一把竹靠椅，一方竹几上摆着剃头刀、剪子、梳子，还有一面比脸大一些的镜子挂在墙壁上，一条黑黑透亮的粗布挂任竹椅靠背后，用来摩擦剃头刀，墙角处有一个暖水壶和一个洗脸盆。

他摆放停当后，对我说：“小兄弟，稍等一会儿，我去茶铺打壶热水。”我说只把头发剪短一些就成，不用洗头。他照我说的只给我理发，一边理发一边与我摆谈。

他问我家住在哪，家里是干啥的，哪时考上中学的，像在查户口。但他态度诚恳，言语亲切，我没在意，如实地告诉了他：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，住在新都县华岩乡大湾村，今年考上中学，是个穷学生。

他说，与我同病相怜，他是一个走乡串房摆地摊的穷剃头匠。我们越摆越投机，越摆越热乎，像亲兄弟在拉家常。

头发剃好了，我给钱，他不收，说我们很有缘，这次理发是他给我的见面礼，也是他衷心的祝贺，让我今后常去。

从此，我与剃头匠越走越近，越近越亲，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。起初，他给我讲辛亥革命、抗日战争的故事。往后，他给我讲南昌起义、秋收起义、新四军的故事。

开始讲给我一个人听，后来我把要好的同学也带去听。他讲的这些在课堂里是听不到的，有些还是禁止的。我们爱听，只是听后不跟别人讲，免得给他惹麻烦。

学校快放寒假时，他说他要走了，再也不到城隍庙摆摊了。我问他上哪儿去，好久回来。他说以后有机会见面告诉我。

1949年冬天，我参加学校腰鼓队，欢迎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天，仿佛工人在农民欢迎队伍里，见到了那个剃头匠。但由于人太多，没看清。

1950年冬天，剃头匠突然来我家，我感到吃惊。不是为他的到来感到吃惊，而是他再也不是城隍庙里的那个剃头匠了，他是工作队队长，要到新都县华严乡搞减租退押、清匪除霸的运动，让我在寒假期间帮他写标语，搞宣传。

这年冬天，他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。1951年夏天，他又推荐我参加军干校。后来，他到县里、地区当了领导，我在部队做了军医。我们常有书信来往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
捡水涝柴

讲述人：赵建国（江油）

上世纪50年代末，我们一家从三台县迁到平武县城龙安镇居住。1963年我读小学三年级时，家里搬到紧挨南门的古城墙下。一出城门，居高临下，奔腾的涪江尽收眼底。

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每年夏季，涪江有3个多月的涨水期。每当山洪暴发，从涪江上游的深山老林里，就会冲来许多大树、树枝和树根。

它们随着江水漂流，有的被搁浅在江滩上，有的被卡在石头缝里，有的被理在回水的淤沙中。江水渐渐消退，人们就到江边把这些木柴捡回家晒干当柴烧。

这些木柴由于在江水里长期浸泡，水分重，当地人称为水涝柴。不要小瞧这水涝柴，在那时可解决了县城里不少百姓做饭的烧柴问题。

夏天来了，我心里就特别高兴。一是我家离涪江很近，出了城门就可到江里洗澡或游泳；二是在离家很近的江边或水里，就能捡到许多木柴。

很多时候，天刚蒙蒙亮，妈妈就会小声地把我叫醒：“娃儿，快起来，到江边去捡水涝柴。”我睡眼惺忪地穿上衣服，背上背篋，来到雾气腾腾的江边，动作麻利地从退潮后潮湿的沙滩上、石头缝里、淤沙中，把那些水涝柴捡起来，洗去泥沙，丢进背篋里。

背篋装满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赶紧回家，把背篋里的水涝柴取出来，整齐地堆放在小瓦房的屋檐下。这件事做完后，我还得抓紧时间吃早饭去上学。

放暑假了，大部分时间，我都是在江边度过的。有时，接连下几天大雨，雨一停，大人小孩就会拥到古城墙上，或挤在城门口，观看从深山峡谷呼啸而来的滔天洪水。

看见江里漂浮了那么多的木柴，很多人高兴得不得了，不顾危险，来到江边，把裤脚高高挽起下水。他们和我一样，在泥汤似的江里不停地忙活：或弯腰，或低头，把江面上漂来的，或从水底碰到腿脚上的木柴紧紧抓在手里，然后一转身上岸。

傍晚时分，一堆堆水涝柴摆满江边。人们提着马灯或打上手电，有说有笑，扛的扛，背的背，在茫茫的夜色中，把老天爷送来的烧柴搬回家。

白天，有时洪水裹挟着泥沙来势突然、凶猛，到天黑时才渐渐消退。出现这样的情况，第二天早上，妈妈总是在天还没亮就催我起床（因为去晚了，起得很早的人就会把江边的柴捡走）。

我睡眼朦胧地来到黑洞洞的城门口，远望见笼罩在江面上乳白色的浓雾就像一条人渐渐少了，还不能收摊，收摊早了会失去这些顾客。每天要等到下午6点过行人全部散去，才整理钱包收拾好货摊，回到家里。

最多的时候，一天能卖100多张年画。其实，这么辛苦受冻挨饿一天，也赚不了多少钱。但是能够为辛苦操劳的母亲分担一点点忧愁，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了。

为奖励我，母亲用卖年画赚的钱，特地在小市给我买了一件银灰色的假皮夹克，让我美了好几天。

时光如梭，母亲已逝，深思难忘，唯有关于年画的记忆永远激励我吃苦耐劳，不断前进。

陪母亲卖年画

讲述人：陈力（泸州）

每当春节来临，家家户户都会打扫干净房屋，贴上焕然一新的年画，烘托出喜洋洋的气氛，祈求上天赐给幸福，消除不幸。关于年画的记忆，并不全是甜蜜和幸福，我印象最深的是寒冬里和母亲一起在官渡车站坝卖年画的故事。

1989年，我正在小市五峰岭上的泸县13中读高一。虽说父母都在官渡小学教书，但家中三兄妹都在读书，又有长辈需要赡养，尽管父母省吃俭用，还是有些捉襟见肘。父母教书之余，也在想方设法挣点钱。

当时，家里烧煤炭，母亲会利用下课时休息时间给一些学生中午蒸饭、卖菜等，适当收一点加工费。周末到泸州看望我后，母亲往往会顺便从小市街心花园批发一些生活日用品和学生用品等。

课余，母亲背着背篋、端着簸箕在车站卖，多少能贴补一点家庭经济。清高的父亲有些放不下脸面，自强的母亲为了我们安心读书，可以说是没少吃苦。

那年腊月，寒假放得早，期末考试后，我挤班车回到官渡。老远就看见学校前方车站里蹲在背篋旁的母亲，一边呵气暖手，一边吆喝着叫卖小商品、春联和年画。头发花白的母亲，与身边一些做小买卖的村妇没有区别。

回家放下包裹，听父亲讲，考虑到家家户户要贴年画，母亲特地到小市泸县新华书店进货。当时，一张小年画（4开）的定价0.50元，半年开画定价1.0元，一开整张中堂年画带春联定价不超过2.0元，销售盈利并不高。

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涌出来。

心疼母亲放寒假了也没有休息，我和姐姐协助母亲从腊月十八开始卖年画，一直卖到除夕下午。

卖年画并不简单。寒冬腊月日短夜长，冷风嗖嗖，每天早上8点过赶到车站坝抢占好地方。占到地方，就忙着分类摆摊，并把一些最好的春联、年画挂在引人注目的地方吸引顾客。

上午10点前，车站人很少，偶尔有来摊前问问行情的。中午12点到下午4点，是卖年画的高峰期。人们置办好年货要返家了，顺便买几张年画。

这时，货摊前人头攒动，很是热闹。人们只要选好春联和年画，就让我一张张卷在一起，算好价格付款后拿上就走。

这时，我很忙碌，既要给顾客介绍推荐，还要给顾客把画卷好，计算好价钱，最重要的是不能算错账，否则不赚钱还会折本。

卖年画要有耐心。到下午4点后，车站的人渐渐少了，还不能收摊，收摊早了会失去这些顾客。每天要等到下午6点过行人全部散去，才整理钱包收拾好货摊，回到家里。

最多的时候，一天能卖100多张年画。其实，这么辛苦受冻挨饿一天，也赚不了多少钱。但是能够为辛苦操劳的母亲分担一点点忧愁，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了。

为奖励我，母亲用卖年画赚的钱，特地在小市给我买了一件银灰色的假皮夹克，让我美了好几天。

时光如梭，母亲已逝，深思难忘，唯有关于年画的记忆永远激励我吃苦耐劳，不断前进。

《时光》投稿须知：真实故事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，原创首发。面向四川省内征稿。勿用附件，标题务必注明“时光”。电子信箱：huaxifukan@qq.com



漫画 四成

